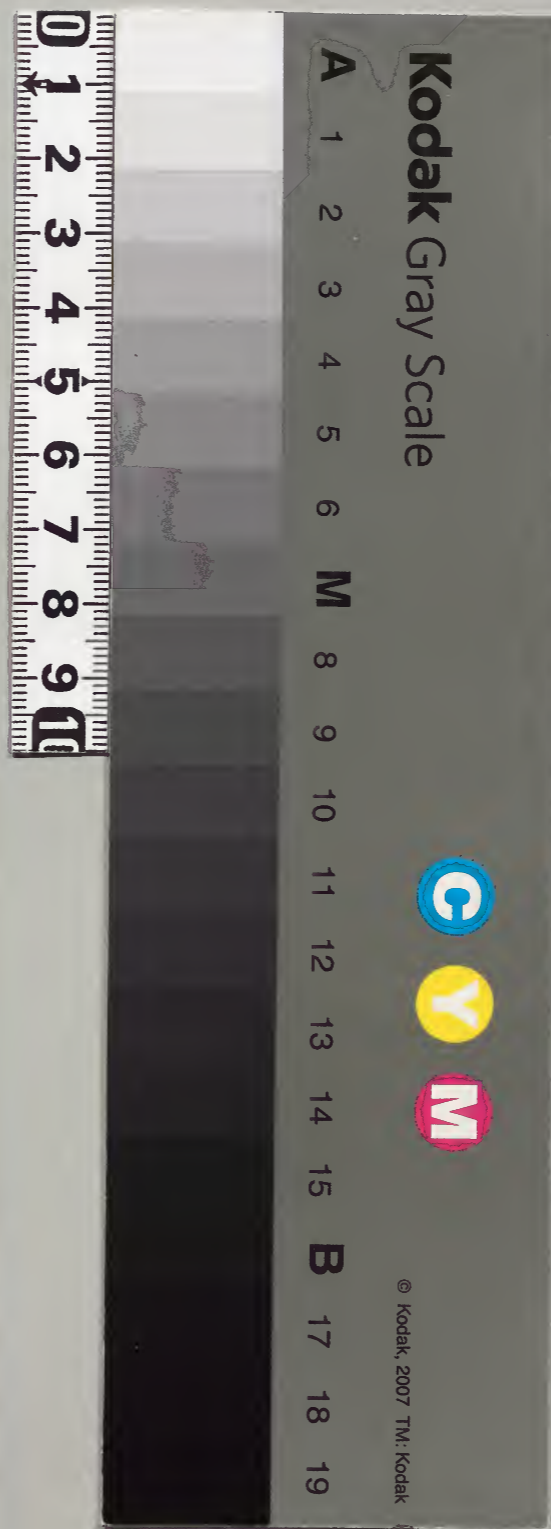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一	五	五
冊	函	架	號

庫文閣内			
三	五	漢	
函	一	書	
一	五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49)		
函號	279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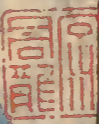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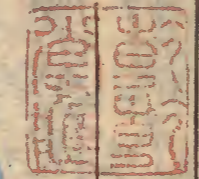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茅坤曰按方進以羈旅遊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並以慘覈之資傾危之智排擯當世結知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驚也已而卒以自投其殆陰符家文驗與班祿者未點綴若畫可為戒心其子義以討莽夷族有古烈士風唐順之曰段段生情隆按相當封侯與辭其後母二節俱伏後案廬拜治曰首叙為已露其猜禍之一倪矣且以起青州書案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數為掾史所置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韋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當以經術進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

漢書卷八十四 翟方進傳

唐順之曰此至
兩司隸一大段
叙事精覈

本轉舉作報

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
授謂總集諸遺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師古
生大講授也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
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
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
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
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應
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
范延壽語時慶有意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
行事有闕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
失罪金贖師古曰言此者冀尚
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
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

許應元曰豫設
書事與奉詔不
謹皆於法為不
敬耳顏解非也

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此師古曰又暴揚尚書事言

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

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師古曰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師古曰義渠北地之

長取其母與豨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豨深厲之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

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奏司司

隸校尉洵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

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

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

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甚諱逆順

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之理也師古曰諱垂也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

隆按插入會浩
商二句結商前
案即陞接上

隆按丞相御史
大夫日不肯謁
矣而顧私過光
祿勳與下車立
以須成都之過
勳誠和調無常
者方進之効奏
末可盡其報
復也

隆按次平當所
奏一與前相

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
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
作威及凶干及國害于厥躬故引
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
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省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
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
及御史也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
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
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
道路下車立頓過迺就車師古曰頓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
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
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
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

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
迎謁謂者贊稱曰皇帝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

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

方動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

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私過幸慶忌
見王商而下車是邪

也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

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

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

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

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宜以一不道賊請遣

掾督趣司隸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
一家三人為不道司隸校尉勳自

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

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

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

唐順之曰着公眼

隆按常與方進書切中方進之病故坵史特欠之且以結前途相親友察

茅坤曰非方進之遺門下諸生記常所問經義何以得此

隆按叙後母尚在一段結前案

隆按總提為相故句于此為綱以從分疏之為自

唐順之曰此本張湯傳叙朱曾臣嚴助事

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敗勳為昌

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

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

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

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減數千萬上以為

任公卿師古曰任舉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

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

而見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

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

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庶

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

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

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

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自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為相公繫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

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

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

法以彈武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

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

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

隆按此以上總
只發明特立後
起句

隆按次方進心
恨一句為根以
後歷叙方進三
癸陳咸皆本此

茅坤曰王商大
較勝王鳳獨其
憎陳湯一節似
傾危非大臣之
器而星方進又
驗之以此諸構
陳咸等可謂巧

佞之甚者已
至按內懼不安
與上請責方進
句相顧
王維模曰歷次
方進奏詞俱本
心恨來

盧辨治曰傳叙
其効紅陽侯不
獲從而案所黨
與者三人匿淳

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
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
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
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日大臣獄重故以秩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
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
有政事日
與謀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
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
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
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
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
敢發言居三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狂貪汙營私多
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
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二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
苟得二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
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
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幸有司莫敢舉
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
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
內朝臣并効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
効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

漢書卷六十四

于長有累從而
條所厚善者
人此其左傾右
壞之術又出於
彈治之上者

享坤曰不能排
紅陽疾立而陰
摧其黨友可謂
鷹隼之才矣

已
則雅馴
意也以其支辭
唐順之曰挿入
此一段

又曰洗發生色
隆按方進知能
而內求又主微

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
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
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語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託師古曰言託不宜遣長
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
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疾朕之舅
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
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
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
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闥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昔公
死黨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
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繼介愛利之風

而欲安利人也曰安利謂仁愛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二上所施
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
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
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
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
之逐鳥獸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翅翼雖傷不避也
貴戚疆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
蔽也曰言覆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闥咸歸
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錮復
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真書卷之八十一

指句又以引起下文云

茅坤曰方進倚王上之知獲避非幸矣而復條奏長之他友善者以刷已之汚其傾危之資狼俱如此
隆按至此又揭好左氏傳一段為李尋奏記起權君侯所自謂正以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故

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

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

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

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

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

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

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

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

綏和二年春榮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

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眺側匿星守營室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

中井熒惑守心

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能民人訛謠其事感

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

名者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是也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揚其老角也揚眉

康曰綏和元年正月在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

斗杓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

正直孤狼奮角弓日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賞

中星也九星不欲明明猶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

張也兵起之象鎮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

肥言大臣且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聞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杜開張晏曰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二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外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百僚財用也。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切權時也。墾城郭墾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

兩司隸為相九
歲中傷尤多蓋
無一而非私意
為之大抵志於
嗜殺者亦有未
還以自殺也方
進之死何必真
麗言坐而後見
哉

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地益鹽鐵變更也。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正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將何隨象上下也。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以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末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曰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木

變天下太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也。檻，軒前闌版也。天子親臨，平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可馬光曰方進
罪不至死而誅
之以當大變是
誣天也方進有
罪當刑隱其誅
而厚其葬是詭
人也孝成可謂
不知命矣

隆按立與曲陽
侯為婚中伏

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

棺棺斂具贈錢葬地葬諡曰恭侯長子宜嗣宣字太

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

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

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

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死丞相

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

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因謂徑入

立至以主守盜千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

傳送鄧獄師古曰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

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大守行縣

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

收戴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帛反吏民不敢動威

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

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

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

乃謂姝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

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

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

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

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隆按入獄當軌
死句班史誅其
意以形其持法
之刻深

隆按莽依托周
公染指漢鼎當
時人士非愚而
信之即誦而附
之矣迺義獨舉
義兵誅不當攝
者聲罪之辭也
與齊王詞諸呂
遺諸侯王書意
同事雖不成誠
哉不慙于先帝

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師古曰埋名謂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乃汝也師古曰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

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

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

師古曰追於是以九月都試日長丞尉會都試課殿

也也斬觀令觀縣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

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

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

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大大將軍以

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

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

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

迺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

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疆弩

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主

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

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田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隸並為橫櫜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隸姓也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王燿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群臣而

漢書卷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九

漢書卷八十四

隆按循懼此與上莽聞之大懼句相應
隆按此語累數百言總之不出依托周公輔成王之義一句

天
同

隆按如周公故事與上自比於前人句相顧

共

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師古曰劉信父也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苦太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

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師古曰大誥周武王誥莽自此周公故依放其事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

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不乎天降喪于趙傅下董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賢也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大歷

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而道百姓於安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勸勞以

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附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龜猶言明威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此言天所以降當反天下不安之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右故也皆讀與莊同

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九萬夫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以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其謀國事終成其功我

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卜既從下又并吉是為美也謀

漢書卷之八十五

不應劬注在
上書下

凌約言曰恭舉
泉陵疾書托以
自解

我出天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連播臣師古曰連也播散也余國君或

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
於小子族父故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有言

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曰禍難既大眾庶不安又劉
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帝不違下師古曰下既得

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
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

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
征伐以為孺子除予義彼國君泉陵疾上書曰應劭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

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年在緦祿且為子知為人子道

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予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

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遇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
以成三阨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隊極厥命師古

隕也極也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

惟下用克緩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今
天其相民况亦惟下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

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

在元后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許曰李親懷元后
之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康

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

隆按舉高宗與
太皇太后之瑞
以徵天眷之隆
不過終上文神
靈之微一段意

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夫豈
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以廣立王侯
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
廷論序垂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
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二文孟康曰諸
籍皆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
號服虔曰宜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
虎威勝之瑞師古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天
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
相配命也判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
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
命河所出重壘洛所出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
皆有其圖書故本言之言有其實故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

就洪列也鳥夷扶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因此難更

以強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

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又舊之人泉

豈知太后天慈勞我成功孟康曰天慎勞我予不

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

室所謀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天其累

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入圖功所終師古曰累

以百姓託我我易敢不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

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衆衆

而輔助之意休息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

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

成於厥父苗厥子播而獲之師古曰父當築堂而構

成於之

言不當言

欲

張敬傳皇轡
蘇林曰轡
皇轡重勢

反土為苗，曰：予嘗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其本業。我若祖宗，迺有效。

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久來伐其。

其心，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烏虜肆。

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諸侯主，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勉助國道。明於明也，道由也。言當由也。亦惟宗室之後。

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也。亦惟宗室之後。

誠爾不得易定。爾不得易定，天之道輔誠。况今天降。

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太逆，欲相伐于厥室。

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自相謀誅。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番夫予害。

敢不終予。晦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之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師古曰。

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後人而美。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卜陳惟若此。師古曰。

列惟。迺遣大夫相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

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

也。附庸諸將東至陳留，苗。孟康曰：苗，故冀國在梁。與義。

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

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絕，輒復續恩，莫。

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詔予。

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

王維翰曰：詔詞酷擬尚書，故崛九驚牙。

身代天工云。

受約言曰：詔詞以天字為限，目。

為天下利王道祭然其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
 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列比齊於殷周今翟
 義劉信等謀反太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
 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鼠大也莽
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
 也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言其陽為安靜之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一家迷惑相得此
 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
 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
 已捕斬斷信一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毋練兄宣
 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
 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
 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
 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今先封
 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
 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綬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

隆按所為詔
 詞合大恭傳恐
 不復詳綴于此

隆按下見陳豐
 下波何也

王維楨曰追叙
 三輔盜賊及益
 州竄夷兩段蓋
 聞義而起者
 故波及之且為
 詔文張本

斬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韍所以繫印也綬因大放
 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韍音弗逆音逆因大放
 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
 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
 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
 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
 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讀曰郿劫略吏民眾
 十餘萬人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
 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閭遷為折

黃書卷之七十五

隆拔兩人皆優於文而阿王氏故也

隆拔兩人皆優於文而阿王氏故也...
夫坤曰按永之數上疏於武帝朝可謂通達而外戚故得為相稍盡言嗟乎魏相於武帝時得依許比以爲霍禹兄弟擅權之罪而當時皇太后與諸舅尚有一可擇而陰爲之地者惜也未特滄漉阿恣以附王氏故立依而不能有立耳
直德秀曰谷末所陳災異大抵皆歸谷後呂以黨王氏然其意頗得大意
陳仁子曰谷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念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爲使而送之

爲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

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

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

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兼至聖之純德懼天地

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

曰師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燕見紬繹以求咎師古

讀曰抽紬繹者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

淺不通政事竊聞明主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隆祿永當大將
軍在鳳則媚鳳
已譚當繼太將
軍則媚譚已音
為車騎將軍則
媚音已商為衛
將軍則又媚商
永之引繩排根
能實最高傳故
節節叙之云

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
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
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
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
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登薨。親疏序
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余親疏。謂積系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
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
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
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
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
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
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遂為郡吏。恐為
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
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
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
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
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
之彊德。以守職。臣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
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
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度
日。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尚在桑榆之間。質弱
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行遲。象王音也。永
而行遲。形小而光微。見音為司馬。以疏。聞親自以位

陳仁子曰。未性
性挾天災之變
而移其災於他
人。前年日食地
震。則曰。石妄重
權。今茲東萊黑
龍。則曰。同姓舉
兵。至於外家。專
權。則絕口不敢
道。始附鳳。繼附
譚。又附音。與南
至。太白行遲。則
又以求解於王
音。辰天以文好
者。如此。未所謂
滿闕。誣天者。蓋
自道也。史音永

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隆按謂二人為
多聞則可必曰
近孔子所稱遠
矣哉

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乎阿於車騎。師古曰謂
勸王譚不受。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
說音云蕩蕩之德未純
與音親也
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
諒信也
孔子稱
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贊言杜鄴杜欽谷
永無直諫之德但多聞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